

长篇历史小说

斜日

宋末风云

杨友今著

宋末风云

沧桑巨变

丹心碧血

挚爱真情

北京燕山出版社



90228825

斜 日

宋末风云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杨友今 著



杨岭 摄

作者简介

杨友今，1945年12月出生，湖南益阳人，著名作家，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1967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四十年来，陆续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和艺术评论等二百余篇，约四百万字。结集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旋涡》；散文集《映山红》；文艺评论集《创作杂谈》；长篇小说《黑雪》、《武则天》、《成吉思汗》、《文天祥》等。

内 容 提 要

南宋末期,奸相贾似道专权朝政,民怨沸腾。元蒙大汗忽必烈推行汉化,国势日益强盛,诏命伯颜丞相统领征服欧亚的二十万铁骑大举南伐。宋末“三杰”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坚决主战,奋起抗击元蒙入侵。文天祥和乡友刘洙、金应,以及大侠杜浒和尚吕武等,招募十万义军打进攻战,收复了福建、广东和江西大片沦陷的国土。张世杰和陆秀夫掌管朝廷十八万兵力,以退为进,在海上与元军展开厮杀。经过几年激战,反复较量,南北最终走向统一。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押送元大都燕京,忽必烈亲许丞相之职劝降,终不屈节,从容就义。厓山海战,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蹈海而死,张世杰随同战舰被飓风刮沉,葬身海底。爱国英雄虽死犹荣,他们的丹心碧血恰如一道炫亮的光环,照耀千秋,垂范万世。

该书融合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创作手法,对史料进行艺术加工,渲染想象,演化成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和绚丽多姿的生活图像,同时穿插忽必烈与姨妹南必的隐秘恋情,文天祥与师妹水仙、伯颜丞相之妹素娜的爱情纠葛,以及朝廷轶闻、民间传说和传奇故事。谋篇气度恢宏,文笔委婉曲折,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跃然纸上。读来回肠荡气,给人以爱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目 录

一	拜师.....	(1)
二	家教.....	(5)
三	情恋	(10)
四	立志	(18)
五	桂苑先声	(29)
六	殿试夺魁	(37)
七	草原的风光	(58)
八	滚滚的狼烟	(66)
九	出任地方官	(84)
十	宦海沉浮录	(97)
十一	执法如山.....	(117)
十二	战争风云记.....	(137)
十三	毁家纾国难.....	(147)
十四	贾似道鲁港败绩.....	(159)
十五	“要让他遗臭万年!”	(173)
十六	焦山恨.....	(186)
十七	阴云与霞光.....	(207)
十八	不辱使命.....	(224)
十九	一厢情愿.....	(238)

二十	镇江脱逃·····	(252)
二一	祸起萧墙·····	(270)
二二	艰险的东归路·····	(283)
二三	分道扬镳·····	(294)
二四	败退·····	(304)
二五	沦陷·····	(317)
二六	进兵梅州·····	(325)
二七	智取潮州·····	(342)
二八	破阵·····	(357)
二九	求情·····	(374)
三十	说客与先锋官·····	(388)
三一	于都鏖兵·····	(410)
三二	将计就计·····	(436)
三三	调虎离山·····	(448)
三四	突围·····	(461)
三五	决战·····	(473)
三六	狙击·····	(495)
三七	“美人计”·····	(515)
三八	转战·····	(525)
三九	解围·····	(541)
四十	张世杰的三件大事·····	(551)
四一	重振旗鼓·····	(562)
四二	崩溃·····	(575)
四三	厓山海战·····	(598)
四四	北行·····	(613)
四五	劝降与逼降·····	(626)
四六	宁死不屈·····	(639)
四七	丹心昭日月·····	(654)

一 拜 师

“大哥，后院发生了一桩怪事。”

“你说什么？”

“昨天我吃多了芋头，气鼓气胀，肚子痛，黑早起床，上毛坑，看见一个人从院墙上飞了出去。”

“看清楚没有？”

“怎么没看清咧。他……很像你们家里的那位男客曾凤。大哥，要不要告诉文伯伯？”

“别急，洙儿，”文天祥制止说，“我们去把应儿喊来，明天早些起床，等看清楚了再告诉我爹妈。”

“我这就去喊应儿。”

“你真是‘三脚猫’，毛毛糙糙，一刻也不安宁。嗯，我和你一起去，跟他爹爹说快开学了，让他睡到我家里来。”

天祥和洙儿在金氏生药铺找到了应儿，一起跟他爹爹金郎中东昌先生说明后，高高兴兴走到了文天祥的家里。这三个孩子从小一块长大，比亲兄弟还亲，见了面叽里呱啦有说有笑，比过节还快活。应儿的大名叫作金应，洙儿姓刘名洙，金应比刘洙差不多小一岁，刘洙比天祥小两个多月，天祥在自家兄弟姊妹中排行居长，因此都喊他大哥。

断黑后，三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睡下了。天不亮，他们提早

起了床，躲在后院的杏树下，瞪眼鼓嘴注视着门墙。五鼓时分，那黑影又出现了，来到院墙下，身子略蹲一蹲，轻巧地飞上了墙头。他们打开后院门，追到外面，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远远望见那人立在屋后玉屏山的一砣岩石上，面朝东方在那里运气练功。三个孩子悄悄地往山上爬，距离尽量接近，然后分别靠到几棵棕榈树的旁边，屏息静气地观察着。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灰幽幽的大地沉浸在静穆的薄暝之中，天空开始朦朦胧胧地透出光晕，四野罩着一片神秘的阴翳。残星开始退隐，煌煌的太白星正悬在山冈的顶上，好像是从这青森森的山坳里升起的一盏明灯。曾凤动弹了一下，收了功，纵身跳下岩石，脱掉长衫，露出了一身练武的装束：上身紫缎瘦袖小夹袄，紧袖口，银护腕，密密匝匝的银钉在晨曦中荧荧闪光，腰系一条巴掌宽的皮鞅带，下身紫缎兜裆滚裤，腿带双系蝴蝶祥，足穿薄底快靴。他紧了紧腰带，活动活动手脚，抽出青锋剑，走行门绕过步，开始练起来：双剑左右分开，劈左刺右，封前挡后，忽而伏，忽而起，忽而来，忽而去，好似大鹏展翅，又如怪蟒翻身，上下翻飞，变化莫测。速度愈来愈快，快到后来看不清人了，看不清剑了，唯见一个青色大光圈在那里旋转、滚动、腾跃。三个孩子看得眼花缭乱，心里暗暗叫好：“喔唷，妙绝！我们要是有这么一身武艺该多好，等到长大了，也可以真刀真枪闯天下，那才过瘾咧。”

文仪夫妻知道后，又惊又喜，苦求曾凤父女留下来。曾凤的脸色变化着，浓黑的眉毛渐渐聚合拢来，内心分外踌躇。他这个人脾气古怪，喜欢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从来不收徒弟，连独生女儿水仙也不大教，水仙的本领几乎都是她母亲生前传授的。但是这一次，他内心却有些松动：一则，他们这种世外高人最讲义气，有仇不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不好推却；二则，这三个

孩子天资聪慧，心地纯良，从小志气大，是几块好料子。正当犹豫之际，三个求艺心切的孩子叭哒叭哒一个个双膝跪到了他的跟前：

“师父，小弟子给你磕头啦。”

大病初愈的水仙出面了，她也跟着跪到父亲身旁，摇着他的大腿帮文天祥他们说好话。曾凤心软了，破例收下了这三个徒弟，同时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讲了出来。他就是闻名遐迩的峨嵋大侠，其妻孟丹青乃出身名门望族的剑侠。三年前，丹青的幺哥孟珙，当时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兼知江陵府，利用蒙古皇后尼玛察·乃马真称制，内政混乱，经济危机，重新整顿镇北军，招兵买马，积草储粮，积极准备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丹青欣喜若狂，来不及多想，决意下山探听一下虚实，必要时夫妻前去助他一臂之力。她日夜兼程奔到江陵，恰巧碰上了蒙古行省范用吉向孟珙密通降款，表示愿意从内部策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孟珙兴致勃勃上奏理宗，理宗竟不采纳他光复中原的方略，不准他接受范用吉投降。孟珙叹息道：“三十年来，我一直盼望收复中原，眼下好机会啊，却不能施展抱负！”这位卓著功勋的一代名将，雄心泯灭，忧郁成疾，三军未发身先死。朝廷即以贾贵妃之弟、纨绔之徒贾似道接替了他的职务。贾似道见丹青颇有姿色，动了淫心，想逼她就范，被丹青教训了一顿，他恼羞成怒，下毒手暗杀了丹青。曾凤带着女儿水仙去找贾似道为妻子报仇，水仙踩塌了脚，从屋面上摔下地，差点被贾似道的侍卫擒住。父女俩离开江陵，曾凤打算到惠州莲花寺去探望自幼出家的姐姐云海大士，路过青原山，风雪之夜迷了路……曾凤答应留下来教习三个孩子的武艺，文璧也跟着跪下来：

“师父，你也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曾凤离开座椅，在文璧前后审视了一番，摇摇头，说：“孩子，

学艺可不是好玩的，难啊！”

大家不解其意，眼睁睁地凝视着曾凤。曾凤思索片刻，意味深长地说：

“学艺难，学艺难，学艺有三难。首先，难在一个‘苦’字，起早睡晚，流汗流血，冬要练三九，夏要练三伏，吃得苦中苦，才能练出硬功夫。其次，难在一个‘熬’字，即使能吃一时之苦，如果不耐烦，熬不下去，那就只能半途而废。再次，难在一个‘通’字，学艺的目的是致用，用不用得上，尤其是临场发挥，那要看能不能融汇贯通，由通达变，把全套工夫变为自己的本领，这样才能运用自如。常言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不用，卖给识家；没有识家，行义作侠。”

水仙见文璧跪着不肯起来，脸涨得血红，眼泪都流出来了，又替他求情道：“爹爹收下璧儿呗，大家在一起还热闹些。”

“大侠在上，”文仪把话接过来，“你话里头的话我已经听出了几分。难为你让他跟着练一练，凑个数。放牧嘛，三两只羊要人赶，一群羊也是赶。”

“学艺和牧羊不一样。先生不必相强，容在下再想一想。”说罢，曾凤捋着连鬓胡子站起身来，独自踱到了户外。

二 家 教

曾凤在屋后的玉厓山坡上踱了一气，反复揣摩了好久，才勉强答应收下文璧，跟着天祥、刘洙和金应一起练武。

文璧是文仪的次子，字季万，比天祥小一岁多，年十三。文仪有三子三女。儿子除了天祥和璧儿，还有幼子霆孙。三个女儿是：长女懿孙，次女淑孙，幼女顺孙。

文氏祖籍四川成都，五代唐庄宗年间，文时迁到江西永新县，为蜀派吉州固塘祖。五世祖文卿移居庐陵（今江西吉安县）永和镇。八世祖（文仪之高祖）正中搬到了富田。文仪，字士表，号革斋，是一个博学多才的读书人，然而没有科举功名，终生未仕。他家虽有些田土园林，但数量并不多，只算得一个小财主。文家虽非簪缨门第，钟鼎人家，日子过得倒也安逸，与世无争，与人无患，与四邻和睦相处。文仪胸中一片至诚，性格爽朗、旷达，仗义疏财，喜与人来往，无论贫富亲疏，都尽量曲意而体面地接待。他常与友人交游，得意时，或浩歌，或纵弈，或舞文弄墨，或高谈阔论，或忘情山水，世间纷扰皆不放在心间。其妻曾德慈，是泰和县梅溪曾钰的二女儿。曾钰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士大夫，有子女六个，其中二男四女。

曾德慈略通文墨，深明大义，贤惠善良，并且教子有方。她像众多的慈母一样，对儿女事事关心，处处照料，总想尽可能地

多给予他们一些温情和母爱。从吃、穿、睡觉到读书写字、挑水砍柴，她一桩一件都不放过。用不着孩子提问，她会主动而且耐心地给他们指出，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做得好的夸奖，做错了则帮助他们改正。有时她也给子女讲点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和世态人情，高兴时甚至还唱一唱歌谣，细声细气，言近旨远，寓教于乐，让他们自己去领会。

文仪对于孩子的要求严格些，鸡鸣奋起，挑灯夜读，盛暑严寒也不让稍有懈怠。他在衣带所佩玉饰上刻了一个“革”字，人称“革斋先生”，治学以“滞学、守固，化学、来新”为宗旨：反对滞学（机械地学），滞学必然守固（固执守旧）；主张化学（批判地学），化学才能来新（推陈出新），才能有补于世。所谓补世，就是尽忠报国。

他在进行家教的同时，也为子女聘请名师课读。后来家道中落，无力延聘名师，文仪只得放弃自己，把希望转移到下一代的身上，将书斋“竹居”改为学馆，亲自授课。他本来有可能造就自己，宽阔的前额深刻着几道富于思考的皱纹，厚实的嘴唇象征着性格的顽强与坚韧。经史子集，乃至天文地理医卜等书，他都读到了，手自圈点，提要勾玄，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的著述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文字流畅，议论风生，不落窠臼。

为了使小书生们开阔眼界，拓展思维，他不满足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五尺“竹居”做课堂，常常领着他们出去走一走，游一游，从各方面求取知识和做人的哲理。他们一起步入山间小道，或者穿过阡陌交错的田园，或者就近在住房背后的玉厓山进行爬山比赛，或者去远些的文山探幽索奇。

富川江是他们游泳的好场所。小孩子来到江边，脱掉衣服，伸出两只小手，翘起光屁股，扑通扑通，一个个脑袋朝下跳进水

里。文仪这时也会乘兴跳下水，向着在浅滩上嬉戏打闹的儿女游过去。他用手一下一下地划水，轻松自如地活动着肩膀，清亮的碧波在他的背脊上合拢来，又顺着腰肢往下分成两股细流散开。在水中，他显得年轻而又健壮，和孩子们一起游呀游的，一起扎“猛子”，跳“龙门”，甚至参与打水仗。文天祥和刘洙受他的影响，也爱好游泳和下棋。他们一边游泳，一边以意为枰下“盲棋”。有一次，盲棋下久了，文仪疲倦了，天祥乘机发起了凌厉的攻势，着着喊“将军”，最后来了个“马后炮”——逼将。文仪擤了擤鼻子，咧着嘴巴笑道：

“呵呵，想不到阳沟里会翻船。”

“这盘棋，”天祥翻腾了一下，吐出一小口水，“不管阳沟里，阴沟里，船都翻定啦。”

“好，好，就算我让了你这一盘。”

“爹爹，你已经‘让’了八盘呐。”

“我也赢了三盘嘛。一而再，再而三，‘三’这个数，也是表示多的意思嘞。”

“输了不认输，”刘洙插嘴说，“我真佩服你会狡辩。”

“话只能这么说，要说输都输了，要说赢都赢了。”

“嘻——嘻，哈——哈——哈——哈——！”

他们仰面大笑起来。文仪和孩子们在一起，真是“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游累了，玩够了，大家便在岸边的沙滩上或者树荫下躺下来，仰望着高高的蓝天，观赏云彩的变幻：一会儿沧海，一会儿桑田，一会儿奇峰突起，或者担心小鸡会被老鹰叼走，或者欢呼美丽的少女长出翅膀飘然欲仙。啊，大自然多么的神奇，多么的美妙！夕阳西下，远方的天地山水浑然融合，熠熠生辉，霞光在树冠上涂抹了一层玫瑰色彩，水面跳动着珍珠般的斑点，水雾薄如

云母片似地反射出绚烂的光华。天边起了吊脚云，灰紫的云雾浮上来，遮断了青山，宛若一把撑开的大伞盖住了沙滩和树林。文仪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你追我赶，壁儿戳得霆孙哭，洙儿逗得大家笑，蝉鸣唧唧，蛙声呱呱，他都没有听见，悠哉游哉进入了梦乡。

有时凑巧碰到了顺路的牛车，他们就搭便车回家。老黄牛不急不慢地挪动着蹄子，车子晃晃摇摇地跟着滚动。孩子们乐呵呵地欢笑，瞄着青郁郁的毛竹缓缓往后移，指着路旁那棵盘错虬结的大樟树咂舌头，比划着远山近岫编故事，盯着反“八”字型岔开的牛角出神，忽而又把视线转到了田地的禾粮瓜菜上。他们叽里呱啦，想把文仪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而他与车夫正谈得津津有味，并不理睬他们。小孩子便赌气地搬出那幼稚的自尊心，模仿大人的口吻评议他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刘洙调皮些，故意嘶着喉咙哟哟唱山歌，胡编瞎叫，刺得人耳鼓发麻。文仪回头喝道：“小畜牲，安分点！”空气便静了下来，只听见车轮吱吱嘎嘎地响，牛铃丁丁当当，好像合着心跳的节拍，奏着旋律优美的古典进行曲。

富田是一个村落似的小集镇，背山面水，与兴国、泰和二县接壤，座落在庐陵至兴国的枢纽点上。文仪的家处于城乡之间，既熟悉小镇的居民，又认识乡下的农民。他们见了面，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坐在牛车上，他和车夫从家常扯起，扯到时世艰难，扯到朝廷的腐败，扯到中原的沦陷。当扯到蒙军奸淫掳抢时，声调骤然提高了，吵架似的摩拳擦掌，龇牙痛骂。文天祥和刘洙对于他们所谈论的事，略知一二，勉强能够听得懂，懿孙和淑孙却莫明其妙。女孩子胆子小，暗暗替父亲担忧：“车夫好凶哇，拳头像金瓜那么大，爹爹会打他不赢哩！”直到下车的时候，她们才放下那颗悬着的心。文仪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肩膀表示谢

意,车夫礼貌地弯腰鞠躬,让文仪和小孩子都上了台阶,才吆喝着黄牛赶路。

三 情 恋

天祥、刘洙、金应和文壁拜曾凤为师后，这四个孩子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文仪和曾凤的双重教育下，早习文，晚习武，相互调节，相得益彰。

春去夏来，曾凤指点四个徒弟从下腰踢腿开始，先练基本功，后传技巧，由浅入深，逐步学会了几路拳法，几招剑术。照这样下去，十八般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镗链棒槊、鞭铜锤抓、拐子流星，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环的，三年五载便可学个全套。至于轻功和软功，那要采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常人可望而不可即，很难练成。由于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曾凤只打算教好他们的基本功，点拨一下十八般武艺，着重传授各人所选定的一两种兵刃。

这四个孩子都很伶俐，接受能力很强，一教就懂，一学就会。特别是敏而好学的文天祥，既认真，又刻苦，探幽烛微，诱发联想，有时还能琢磨出一些新招式来。曾凤十分器重这个大徒弟，恨不得把全身的本事和盘端给他。

一天深夜，曾凤和水仙从后墙飞身进院，皓洁的月光下，看见天祥还在那里练习剑术。父女俩不约而同停下来，观看了一会，水仙忽然失声叫道：

“吓，刚才这一下要不得！‘和尚推磨’没有推好，像‘美女

梳头'一样。”

天祥一怔，收住剑，走到水仙跟前：“师妹，看出了破绽？”

“破绽在其次，”水仙抿了抿嘴角，“主要是底气不足，出手没有力量，不能刚柔相济，舞起来就像玩花剑似的。”

“好呗，”天祥有些不服气，“你来破一破，破开了，算你讲得对。”

说罢，挥剑行上就下，呼呼地使起来。水仙只是笑，不肯动手。曾凤理会女儿的心意，抚着连鬓胡子，扬了扬下巴：

“你去破一破，让他长长见识。”

水仙解下随身佩带的日月雌雄剑，抽剑出鞘，喊了一声，奔上前。天祥架剑相迎，接住她。水仙见正面封死了，就运用太极循环剑法，逗得对手兜圈子。天祥的应变能力毕竟不到家，眼睛花了，渐渐看不清对方的剑锋了。水仙趁势向左虚刺一下，引开他的注意力，然后猝不及防一转身，宝剑闪电似地一晃，剑尖直指其咽喉。天祥吓得身子往后仰倒下去。水仙心灵手巧，一个蜻蜓点水，伸出粉臂扯住他，扶了起来。天祥喘咻咻的，很不好意思。水仙的脸也涨红了，红得像罌粟花一样，羞答答地偏开了脸。

曾凤抬起眉毛：“剑术易学难精，继续练吧，熟则自然生巧。”

水仙掠了掠额上的刘海：“不过也要讲究规矩，一招一式都不能乱来。我们练的是正宗峨嵋剑法，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天祥恍然大悟：“师妹，你说得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曾凤和水仙走了，天祥却仍然呆在那里。水仙犹如丝绸一样柔和的手指，那滑腻腻的温软的感觉，始终留在他的手腕和肩背上，还有一股从来不曾闻过的馥馥的幽香熏得他迷迷忽忽，好像醉眠花丛之中，又好像飘飘然踏进了云雾里。

水仙也开始留意文天祥，时不时地偷眼瞅瞅他。每瞅一次，